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尚史卷六十　　列傳三十八

鑲白旗漢軍李鍇撰

楚諸臣傳

昭奚恤　以下戰國

昭奚恤宣王之相也宣王十六年魏攻趙邯鄲奚恤謂王曰王不如無救趙而以强魏魏强其割趙必深矣趙不能聽則必堅守是兩敝也奚恤與江乙相惡江乙魏人

後仕楚為魏使于楚謂王曰臣入境聞楚之俗不蔽人之善不言人之惡誠有之乎王曰有之乙曰然則白公之亂得無遂乎誠如是臣等之罪免矣王曰何也乙曰州侯即奚恤也相楚貴甚矣而主斷左右俱曰無有如出一口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如羣臣莫對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為不信吾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

虎以為然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己而走也以為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其實畏王之甲兵也乙又謂王曰人有以其狗為有執而愛之其狗嘗溺井其鄰人見狗之溺井也欲入言之狗惡之當門而噬之鄰人憚之遂不得入言邯鄲之難楚進兵大梁取矣即魏攻趙邯鄲事昭奚恤取魏之寶器臣居魏知之故昭奚常惡臣之見王乙又謂王曰下比周則上危下分爭則上安王亦

知之乎且人有好揚人之善者于王何如王曰君子也近之乙曰有好揚人之惡者于王何如王曰小人也遠之乙曰然則且有子殺其父臣弑其主者而王終已不知者何也以王好聞人之美惡聞人之惡也王曰善寡人願兩聞之昭奚恤與彭城君（未詳其人）議于王前王名江乙而問焉乙曰二人之言皆善也臣不敢言其後此謂慮賢也（謂賢者言善已復言之使王疑彼思慮之也）江尹（即江乙）欲惡昭奚恤于王而力不能故為梁山陽君（魏人）請封于楚王曰諾奚

卹曰山陽君無功于楚國不當封江尹因得山陽君與之共惡昭奚恤于王王告奚恤奚恤曰臣朝夕以事聽命而魏入吾君臣之間臣大懼臣非畏魏也夫泄吾君臣之交而天下信之是其為人也近苦矣此指江乙夫苟不難為之外豈忘為之內乎臣之得罪無日矣王曰寡人知之大夫何患郢人有獄三年不决者故令人請其宅以卜其罪客因請之奚恤曰郢人某氏之宅臣願之奚恤曰郢人某氏不當服罪故其宅不得客辭而去奚恤

已而悔之謂客曰奚恤得事公公何為以故與奚恤故謂設事以探已意客曰非用故也曰請而不得有説色非故何也國策

韓非子昭奚恤之用荆也有燒倉廥窌者而不知其人昭奚恤令吏執販茅者而問之果燒也新序秦欲伐楚使使往觀楚之寶器楚王召昭奚恤而問焉對曰此欲觀吾得失而圖之不在寶器奚恤為壇使客上位東面令尹子西南面太宗子敖次之葉公子高

次之司馬子反次之奚恤自居西面稱曰客欲觀楚之寶器楚之所寶者賢臣也令尹子西太宗子敖葉公子高司馬子反昭奚恤在此唯大國之所觀　此因王孫圉而傅會者子西子反不與奚恤同時也列女傳江乙之母當恭王時乙為郢大夫有入王宮中盜者令尹以罪乙𣆀何其母亡布言于王曰妾夜亡布令尹盜之王謂母曰令尹信盜之寡人不為其富貴不行法若不盜而誣之楚有常法母曰令尹不身

盜之使人盜之昔叔孫敖之為令尹也道不拾遺門不閉關而盜賊自息今令尹耳目不明盜賊公行是故得盜妾之布與使人盜何以異也王曰令尹不知何罪母曰昔者妾之子為郢大夫有盜王宮中之物者妾子亦豈知之哉然終坐之令尹獨何人而不以為過也上不明則下不治相不賢則國不寧王其察之王曰善非徒譏令尹又譏寡人命吏償母之布因賜金千鎰母讓曰妾豈貪貨而失大王哉怨令尹之

治也遂去不受王曰毋智若此子必不愚乃復江乙而用之　按江乙宣王時人恭王宣王遠祖說亦誤

昭陽　昭雎　昭魚　昭過　昭常　昭鼠附

昭陽懷王之令尹也懷王六年使昭陽伐魏得八城移兵而攻齊陳軫說之曰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後歸昭陽以為然解軍而去十一年韓趙魏燕齊約以伐秦昭陽謂王曰五國已破秦必南圖王曰然則奈何對曰韓氏輔國也謂可輔楚好利而惡難好利可營也

惡難可懼也我厚賂之以利其心必營我悉兵以臨之其心必懼彼懼吾兵而營我利五國之事必可敗也約絶之後雖勿與地可王曰善乃命大公事楚人之韓見公仲曰失牛闌之事未詳馬陵之難魏三十年齊破魏馬陵親主之所見也王苟無以五國用兵請効列城五請悉楚國之衆以圖于齊齊人反趙魏之後而楚果弗與地五國伐秦魏欲和使惠施之楚楚將入之秦而使行和杜赫為昭陽曰凡為伐秦者楚也今施以魏來而公入之秦是明

楚之伐而信魏之和也公不如無聽惠施而陰使人以請聽秦昭陽曰善因謂惠施曰凡為攻秦者魏也今子從楚為和楚得其利魏受其怨子歸吾將使人因魏而和惠施反魏王不說杜赫謂昭陽曰魏為子先戰折兵之半謁病不聽請和不得魏折而入齊秦子何以救之東有越累北無晉而交未定于齊秦是楚孤也不如速和昭陽曰善因令人謁和于魏昭陽之後有昭雎昭過懷王時又有昭魚買立珥請立后事與孟嘗君同昭雎昭魚或是一人張儀復相秦謂昭

雎曰楚無鄢郢漢中有所更得乎曰無有曰無昭過陳軫有所更得乎曰無所更得張儀曰為儀謂楚王逐昭過陳軫請復鄢郢漢中昭雎歸報懷王懷王說之有人謂昭過曰甚矣楚王不察于爭名者也韓求相工陳籍而周不聽魏求相綦母恢而周不聽何也周曰是列縣畜我也今楚萬乘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王也今儀曰逐君與陳軫而王聽之是楚自待不如周而儀重于韓魏之王也且儀之所行有功名者秦也所欲富貴者

魏也欲為攻于魏必南伐楚故攻有道外絶其交內逐其謀臣陳軫夏人也（夏中國也）習于三晉之事故逐之則楚無謀臣矣今君能用楚之衆故亦逐之則楚衆不用矣此所謂內攻之者也而王不知察今君何不見臣于王請為王使齊交不絶儀聞之其効鄢郢漢中必緩矣是昭雎之言不信也王必薄之王又令昭雎之秦重張儀未至惠王死武王逐張儀王因收昭雎以取齊（收捕繫之也）桓臧為雎謂王曰從親之不合也儀貴惠王而善雎也

今惠王死武王立儀走公孫郝甘茂貴甘茂善魏公孫郝善韓二人固不善雎也必以秦合韓魏韓魏之重儀儀有秦而雎以楚重之今儀困秦而雎收楚韓魏欲得秦必善二人二人者將收韓魏輕儀而伐楚方城必危王不如復雎而重儀于韓魏儀據楚勢挾魏重以與秦爭魏不合秦王亦不從則方城無患

史記世家懷王二十年齊湣王欲為從長惡楚之與秦合使使遺楚王書曰寡人患楚之不察于尊名也

今秦惠王死武王立張儀走魏樗里疾公孫衍用而楚事秦秦夫樗里疾善乎韓而公孫衍善乎魏楚必事秦韓魏恐必因二人求合于秦則燕趙亦宜事秦四國爭事秦則楚為郡縣矣王何不與寡人并力收韓魏燕趙與為從而尊周室以案兵息民令于天下莫敢不樂聽則王名成矣王率諸侯並伐破秦必矣王取武關蜀漢之地私吳越之富而擅江海之利韓魏割上黨西薄函谷則楚之疆百萬也且王欺于張儀

亡地漢中兵挫藍田天下莫不代王懷怒今乃欲先事秦願大王孰計之楚王業已欲和于秦見齊王書猶豫不决下其議羣臣羣臣或言和秦或曰聽齊昭雎曰王雖東取地于越不足以刷恥必且取地于秦而後足以刷恥王不如深善齊韓以重樗里疾如是則王得齊韓之重以求地矣秦破韓宜陽而韓猶復事秦者以先王墓在平陽而秦之武遂去之七十里以故尤畏秦不然秦攻三川趙攻上黨楚攻河外韓

必亡楚之救韓不能使韓不亡然存韓者楚也韓以
得武遂于秦以河山為塞所報德莫如楚厚臣以為
其事王必疾齊之所信于韓者以韓公子昧為齊相
也韓以得武遂于秦王甚善之使之以齊韓重樗里
疾疾得齊韓之重其主弗敢棄疾也今又益之以楚
之重樗里子必言秦復與楚之侵地矣于是懷王許
之竟不合秦而合齊以善韓　國策無益即桓滅為
雎游說之辭而誤雎實黨儀右秦不如史記說

二十八年秦齊韓魏共伐楚楚令昭雎將以距秦王欲擊秦昭雎不欲桓臧為昭雎謂王曰雎戰勝三國惡楚之强也恐秦之變而聽楚也必深攻楚以劲秦秦王怒于戰不勝必悉起而擊楚是王與秦相罷而以利三國也戰不勝秦秦進兵而攻不如益昭雎之兵令之示秦必戰秦王惡與楚相敝而令天下利秦可以少割而收害也秦楚合而燕趙魏不敢不聽三國可定也齊秦約攻楚楚令景翠以六城賂齊太子為質昭雎謂景翠曰

秦恐且因景鯉蘇厲而効地于楚公出地以取齊鯉與厲且以收地取秦公事必敗韋昭注收前所効者葢二人之辭曰楚出地取齊楚既弱矣何足與地秦收所効必悅二人也公不如令王重賂景鯉蘇厲使入秦秦恐必不求地而合于楚若齊不求是公與約也韋昭注秦恐齊楚之合不收所効兩國各不取地而止攻是約者復何也與如與國之與　按韋解誤愚謂賂六城質太子齊楚必合齊楚合而秦恐必因鯉厲反以地賂楚而求合是景翠出地以合齊不若鯉

厲得地以合秦矣今使鯉厲以合齊疑秦秦恐雖不以地賂楚必不求地而合于楚楚不以城賂齊齊亦不求地而合于楚是翠坐收兩國之約也韋益以秦恐必不求地之文遂誤解上文也

秦術視伐楚楚令昭鼠以十萬軍漢中昭雎勝秦于重邱　屬平原國策

三十年秦昭王遺王書願與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去王患之欲往恐見欺無往恐秦怒雎曰王毋行發兵

自守夫秦虎狼不可信有并諸侯之心王子子蘭勸王行於是往會秦至則閉武關遂與西至咸陽王悔不用雎言秦因留王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楚大臣相與謀曰吾王在秦不得還而太子質于齊齊秦合謀則楚無國矣欲立懷王子在國者雎曰王與太子俱困于諸侯今又倍王命立庶子不宜乃詐赴于齊齊歸楚太子太子横至立為王是為頃襄王乃告于齊曰齊當是秦賴社稷神靈國有王矣史記世家

史記世家楚欲齊韓連和伐秦因欲圖周周王赧使武公說昭睢于是計輟不行

睢後有昭常為頃襄王司馬典主東地國策

景舍　景陽　附景鯉

景舍宣王時人宣王十六年魏攻趙邯鄲昭奚恤謂王曰不如無救趙而以强魏魏强其割趙必深矣趙不能聽則必堅守是兩敝也景舍曰不然昭奚恤不知也夫魏之攻趙也恐楚之攻其後也今不救趙趙有亡形而

魏無楚憂是楚趙共魏也害必深矣何以兩敝也且魏令兵以割趙趙見亡形而有楚之不救已也必與魏合而以謀楚故王不如少出兵以為趙援趙恃楚勁必與魏戰魏怒于趙之勁而見楚救之不足畏也必不釋趙趙魏相敝而齊秦應楚則魏可破也楚因使舍起兵救趙邯鄲拔楚取睢濊之間頃襄王時有景陽頃襄王二十七年齊韓魏共攻燕燕使太子請救于楚王使陽將而救之暮舍使左右司馬各營壁地已植表陽怒曰女

所營者水皆至滅表此焉可以舍乃令從明日大雨山水大出所營者水皆滅表軍吏乃服于是遂不救燕而攻魏雝邱取之以與宋三國懼乃罷兵魏軍其西齊軍其東楚軍欲還不可得陽乃開西和門晝以車騎暮以燭通使于魏齊師怪之以為燕楚與魏謀之乃引兵而去齊兵已去魏失其與無與共擊之乃夜遁楚師還國策

頃襄王羋子考烈王即位六年秦圍邯鄲趙告急楚楚使陽救趙七年至新中秦去兵史記世家

又有景鯉逮事懷王頃襄王

論曰昭屈景皆楚舊姓當與國同其存亡者也按策昭雎合秦拒齊亦縱橫之士耳太史公所載乃獨異信然則與晉狐偃衛太叔儀同烈可也景陽用兵不啻穰苴然卒不能勁楚悲夫

莫敖子華

子華者威王之莫敖也王嘗問于子華曰自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乎子

華對曰如華不足以知之矣王曰不于大夫無所聞之
子華對曰王將何問者有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
有崇其爵豐其禄以憂社稷者有斷脰决腹一瞑而萬
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有勞其身愁其志以憂
社稷者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禄勉以憂社稷者王曰大
夫將何謂也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鹿
裘以處未明而立于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日
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

昔葉公子高身獲于表薄（表野外薄林薄）而財于柱國（財材同柱國以為財）定白公之禍寧楚國之事恢先君以揜方城之外四封不廉（廉同禮不廉言無事故不察治）名不挫于諸侯當此時也天下莫敢以兵南鄉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畛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昔吳與楚戰于栢舉兩軍之間夫卒交莫敖大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太息曰嗟乎子乎楚亡之日至矣吾將深入若扑一人若捽一人以與大心者也社稷其庶幾乎故斷脰決腹一瞑而

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傳不載

昔吳與楚戰于栢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棼冒勃蘇曰吾被堅執鋭赴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于是贏糧潛行上峥山踰深谿蹠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瘨而殫悶旄不知人秦王聞而走之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勃蘇乃蘇秦王身問之子孰誰也勃蘇對曰臣楚使新造盩官名棼冒勃蘇吳與

楚戰于栢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秦王顧令之起寡人閒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之謂也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于濁水而大敗之亦聞于遂浦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棼冒勃蘇是也傳作申包胥吳與楚戰于栢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轂楚將傳不載結鬭于宮唐之上舍鬭奔郢曰若有孤楚國社稷其庶幾乎恐王死難故意

遂入大宫負雞次之典以浮于江逃于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圭田六百畛蒙穀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餘豈患無君乎遂自棄于磨山之中至今無冒冒謂犯法故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王乃太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子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食之可欲忍而不

入死之可惡然而不避聞之其君好發者其臣決拾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國策

慎子 附 昭蓋

慎子者頃襄王之傅也頃襄王為太子之時質于齊懷王薨太子辭于齊王而歸齊王隘之曰予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子不予我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傅請退而問傅傅慎子曰獻之地所以為身也愛地不送死父不義臣故曰獻之便太子入致命齊王曰敬獻地五百里齊

王歸太子太子歸即位為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
王告慎子曰齊使來求東地為之奈何慎子曰王明日
朝羣臣皆令獻其計上柱國子良入見王曰寡人之得
求反主墳墓復羣臣歸社稷也以東地五百里許齊齊
令使來求地為之奈何子良曰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玉
聲許强萬乘之齊而不與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諸侯請
與而復攻之與之信攻之武臣故曰與之子良出昭常
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為之奈何昭常曰不

可與也萬乘者以地大為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
我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不可臣故
曰勿與常請守之昭常出景鯉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
地五百里為之奈何景鯉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
守王身出玉聲許萬乘之彊齊而不與負不義于天下
楚亦不能獨守臣請西索救于秦景鯉出慎子入王以
三大夫計告慎子曰子良見寡人曰不可不與也與而
復攻之常見寡人曰不可與也常請守之鯉見寡人曰

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也臣請索救于秦寡人誰用于三子之計愼子對曰王皆用之王怫然作色曰何謂也愼子曰臣請効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王發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而北獻地五百里于齊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為大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乘西索救于秦王曰善乃遣子良北獻地于齊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為大司馬使守東地又遣景鯉西索救于秦子良至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昭常應

齊使曰我典主東地且與死生悉五尺至六十三十餘萬敝甲鈍兵願承下塵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敝邑之王是常矯也王攻之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强秦以五十萬臨齊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不然則願待戰齊王恐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齊患士卒不用東地復全國策

國策薛公歸太子橫因與韓魏之兵隨而攻東國太

子懼昭蓋曰不若令屈署以東國為和于齊以動秦秦恐齊之敗東國而令行于天下也必將救我太子曰善遽令屈署以東國為和于齊秦王聞之懼令辛戎告楚曰毋與齊東國吾與子出兵矣

莊辛

莊辛楚人亦事頃襄王謂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皆楚幸臣專淫逸侈靡矣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為楚國妖祥乎辛曰臣誠見其必然也君王

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避于趙淹留以觀之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王流揜于成陽使人發騶徵辛于趙辛至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此為之奈何辛對曰臣聞鄙語曰見兎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絶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蚊虻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

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為螻蟻食也黃雀因是以俯啄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為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鹹倏忽之間墜于公子之手夫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噣鱔鯉仰嚙蔆衡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揺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修

其潞盧治其矰繳將加已乎百仞之上被礛磻引微繳折清風而抎矣故晝游乎江河夕調乎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也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而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

不以天下國家為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黽塞之内而投已乎黽塞之外襄王聞之色變體慄乃以執珪授之為陽陵君與淮北之地國策

說苑楚王問莊辛曰君子之行若何對曰居不為垣墻人莫能傷行不從周衛人莫能害復問君子之富若何對曰貸人不德也不責也食飲人不使也不役也親戚愛之衆人喜之不肖者事之說苑襄成君始封之日衣翠衣帶玉劒履縞舃立于遊水之上莊辛

過而說之造託拜謁曰臣願把君之手襄成君作色
莊辛遷延盥手而稱曰君不聞夫鄂君子晳之汎舟
于新波之中也乘青翰之舟極𦽄芘張翠葢榜枻越
人擁楫而歌曰濫兮抃草濫予昌枑澤予昌州州𩜱
州焉乎秦胥胥縵予乎昭澶秦踰滲惿隨河湖鄂君
子晳曰吾不知越歌乃召越譯楚說之曰今夕何夕
兮搴中洲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
兮不訾詬恥心幾頑而不絕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

木有枝心説君兮君不知于是鄂君子晳乃榆修袂行而擁之舉繡被而覆之鄂君子晳親楚王母弟也官令尹爵執珪一榜枻越人猶得盡意焉今尹何以踰于鄂君臣何以不若榜枻之人願把君之手其不可也

論曰齊之求東地也子良策之正昭常策之𧇯景鯉策之迂慎子兼用之亦譎而已矣臯陶曰在知人在安民子華莊辛之論庶幾乎晳惠之道夫

黃歇 春申君

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游學博聞事楚頃襄王頃襄王以歇為辯使于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韓魏敗之于華陽禽魏將芒卯韓魏服而事秦秦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未行而歇適至于秦聞秦之計當是時秦已前使白起攻楚取巫黔中之郡拔鄢郢東至竟陵頃襄王東徙治于陳縣歇見懷王為秦所誘而入朝遂見欺留死于秦頃襄王其子也秦輕之恐壹舉兵而滅

楚乃上書說秦昭王曰天下莫强于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鬬兩虎相與鬬而駑犬受其獘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致至則危累碁是也今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武王王之身三世而不接地于齊史記武王作莊王誤又無王之身三字與三世不合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使成橋守事于韓成橋已北入燕是王不用甲不伸威而出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魏

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人楚燕之兵雲翔而不敢校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然後復之又取蒲衍首垣以臨仁平邱小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矣王又割濮磨之北屬之燕斷齊秦之要絶楚魏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王之威亦憚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而肥仁義之誠使無復後患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恃甲兵之強一毀魏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也詩

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也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于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遂攻齊人于艾陵還為越王禽于三江之浦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韓魏反之殺智伯瑤于鑿臺之下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强韓魏也臣為大王慮而不取詩云大武遠宅不涉

逸詩武足迹宅猶居也言地之居遠者雖有大足不涉之史記正義言大軍不遠攻伐非是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趯趯毚兔遇犬獲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信越也臣聞敵不可易時不可失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而實欺大國也王既無重世之德于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于秦者百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隳刳腹折頤首身分離暴骨草澤頭顱僵仆相望于境父子老弱係虜相隨于路鬼神狐祥無

所食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為臣妾滿海内矣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之攻楚不亦失乎且王攻楚之日則惡出兵王將藉路于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是王以兵資于仇讎之韓魏也王若不藉路于仇讎之韓魏必攻隨陽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王雖有之不為得地是王有毁楚之名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兵而攻留方與銍

胡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泗北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而王使之獨攻王破楚以肥韓魏于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强足以校于秦矣齊南以泗為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强于齊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為帝未能于以禁王之為帝有餘矣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强而注地于楚詘令韓魏歸帝重于齊是王失計也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以臨韓韓必授首王襟以山

東之險帶以河曲之利韓必為關中之候候候吏也史記作候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而關内候矣王一善楚而關内二萬乘之主注地于秦齊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是王之地一注兩海要絶天下也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持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國策

史記同策文然明晰有不逮處今用策

昭王曰善于是乃止白起而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為與

國歇受約歸楚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于秦秦留之數年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太子與秦相應侯善于是歇乃說應侯曰相國誠善楚太子乎應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與國而絶萬乘之和非計也願相國熟慮之應侯以聞秦王秦王曰令楚太子之傅先往問楚王之疾返而後圖之歇為

太子計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歇憂之甚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為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太子因變衣服為楚使者御以出關而歇守舍常為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追歇乃自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當死願賜死昭王大怒欲聽其自殺也應侯曰歇為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無罪而

歸之以親楚秦因遣歇歇至楚三月頃襄王薨太子完立是為考烈王考烈王元年以歇為相封為春申君賜淮北地十二縣後十五歲歇言之楚王曰淮北地邊齊其事急請以為郡便因并獻淮北十二縣請封于江東考烈王許之春申君因城故吳墟以自為都邑

越絶書白石山故名胥女山春申君初封吳更名白石魚錫歷山春申君時盛祠以牛立無錫塘國策虞卿為春申君曰臣聞之春秋于安思危危則慮安今

楚王春秋高矣而君之封地不可不早定也為君慮
封莫如遠楚秦孝公封商君孝公死而後王殺之秦
惠王封冉子惠王死而後王奪之公孫鞅功臣也冉
子姻親也然而不免奪死者封近故也太公望封于
齊邵公奭封于燕為其遠王室矣今燕之罪大而趙
怨深故君不如北兵以德趙踐亂燕以定身封此百
代一時也春申君曰所道攻燕非齊則魏魏齊新怨
楚楚軍雖欲攻燕將道何哉對曰請令魏王可廼謂

魏王曰夫楚亦强大矣天下無敵乃且攻燕魏王曰鄉也子云天下無敵今也子云乃且攻燕何也對曰今謂馬多力則有矣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何也夫千鈞非馬之任也今謂楚强大則有矣若越趙魏而鬬兵于燕則豈楚之任哉非楚之任而楚為之是敝楚也敝楚則强魏也其于王孰便也　虞卿定封之說似若為春申謀實則藉楚報燕耳

春申君既相楚是時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

陵君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輔國持權春申君為楚相四年秦破趙之長平軍四十餘萬五年圍邯鄲邯鄲告急于楚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秦兵亦去八年北伐滅魯以荀卿為蘭陵令史記

國策客說春申君曰湯以亳武王以鎬皆不過百里以有天下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藉之以百里之勢臣竊以為不便春申君曰善于是使人謝孫子孫子去之趙趙以為上卿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

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强夫賢
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尊國未嘗不榮也今孫子天
下賢人也君何辭之春申君又曰善于是使人請孫
子孫子為書謝曰癘人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不
可不審察也以為刼弑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
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姧則大臣主斷國私以禁誅于
已也故弑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春秋戒
之曰楚王子圍聘于鄭未出竟聞王病反問疾遂以

冠纓絞王殺之因自立也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帥其君黨而攻莊公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于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于外墻射中其股遂殺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于沙邱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懸于廟梁宿夕而死夫癘雖癰腫胞疾上比前世未至絞纓射股下比近代未至擢筋而餓死也夫刦弑死亡之主也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于癘矣由此觀之

癘雖憐王可也因為賦曰寶珍隋珠不知佩兮褘衣與絲不知異兮閭姝子奢莫知媒兮嫫母求之又甚喜之兮以瞽為明以聾為聰以是為非以吉為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瘵也　書蓋以癘自喻以刦弑者比楚陰賊言將內潰也

十二年秦昭王卒使春申君弔祠于秦二十二年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乃相與合從西伐秦而楚王為從長趙使魏加見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曰有矣僕欲將臨武

君

君（未詳其人）魏加曰臣少好射願以射譬與日者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為王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間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羣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去也聞弦音烈而高飛故瘡隕也今臨武君嘗為秦孽不可為拒秦之將也（國策）春申君至函谷關秦出兵攻諸侯兵

皆敗走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疎客有觀津人朱英謂春申君曰人皆以楚為彊而君用之弱其于英不然先君時善秦二十年而不攻楚何也秦踰黽隘之塞而攻楚不便假道于兩周背韓魏而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旦暮亡不能愛許鄢陵其許魏割以與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臣之所觀者見秦楚之日鬭也楚于是去陳徙壽春而秦徙魏野王作置東郡春申君緣此就封于吴行相事

國策唐雎見春申君曰齊人飾身修行得為益然臣羞而不學也不避絶江河行千餘里來竊慕君之義而善君之業臣聞之賁諸懐錐刃而天下為勇西施衣褐而天下稱美今君相萬乘之楚禦中國之難所欲不成所求不得臣等少也夫梟棊之所以為能者以散棊佐之也夫一梟不如不勝五散亦明矣今君何不為天下梟而令臣等為散乎汗明見春申君候問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君大説之汗明欲復談

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先生大息矣汗明𡨋馬曰明願有問不審君之聖孰與堯也春申君曰先生過矣臣何足以當堯汗明曰然則臣孰與舜春申君曰先生即舜也汗明曰不然君之賢不如堯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如也今君一旦而知臣是君聖于堯而臣賢于舜也春申君曰善召門吏為汗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汗明曰君亦聞驥乎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大行蹄申膝折尾湛胕

潰漉汗灑地白汗交流外阪遷延負棘而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冪之驥于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于天若出金石聲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已也今僕之不肖阨于州部堀穴窮巷沈洿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湔祓僕使得為君高鳴屈于梁乎

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

久毋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為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
謁春申君問之狀對曰齊王使使求臣之女弟與其使者
飲故失期春申君曰聘入乎對曰未也可得見乎曰可
于是李園乃進其女弟即幸于春申君知其有身李園
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
君雖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
歲後將更立兄弟則楚更立君後亦各貴其故所親君
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貴用事久多失禮于王

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于王王必幸妾妾賴天有子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女弟謹舍而言之王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立為太子以李園女弟為王后王貴李園園用事李園既入其女弟立為王后子為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二十

五年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毋望之福又有毋望之禍今君處毋望之世事毋望之主安可以無毋望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相國實楚王也今王病旦暮且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而有楚國此所謂毋望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禍曰李園不治國王之舅也（史記作仇顏費解今從策）不為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王卒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

以滅口此所謂毋望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人曰君置臣郎中王卒李園必先入臣為君殺之此所謂毋望之人也春申君曰先生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何至此朱英恐乃亡去後十七日考烈王薨李園果先入置死士于棘門之内春申君後入止棘門園死士夾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于是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是為楚幽王史記

韓非子楚莊王之弟春申君有愛妾曰余正妻子曰甲余欲君之棄其妻也自傷其身以示君而泣曰得為君妾幸甚然適夫人非所以事君適君非所以事夫人身故不肖力不足以事二主與死夫人所者不若賜死君前妾以賜死若復幸于左右願必察之無為人笑君因棄正妻余又欲殺甲而以其子為後因自裂其親身衣之裏以示君而泣曰余幸君之日久矣甲非弗知也今乃強戲余至裂余之衣君怒而殺

甲　說未聞莊王弟尤誤

論曰李園養死士國人頗知之而春申之客卒皆充耳客何為者侯朱毛薛貌焉無聞春申之士亦莽公之龍耳荀卿虞卿唐雎汗明各有建說而史不及載吾聞之上知辯意中知鑒色下知審聲及朱英進說而歇卒不內歇亦愚而已矣

尚史卷六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尚史卷六十一至六十三

御史臣李陽棫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尚史卷六十一

列傳三十九

鑲白旗漢軍李鍇撰

楚諸臣傳

楚逸民傳　楚狂接輿

楚狂接輿列仙傳名陸通不知所本耕于方城尸子楚王使使者造門曰大王使臣奉金百鎰願請先生治河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去妻從市來曰先生少而為義豈將老而遺之

哉門外車軼何其深也接輿曰王使使者欲使我治河南妻曰許之乎曰未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是遺義也不如去之乃夫負釜甑妻戴織器變易姓字莫知其所之韓詩外傳

田贊獻魚者附

田贊未詳何國人衣補衣而見荆王荆王曰先生之衣何其惡也贊對曰衣有惡于此者王曰可得聞乎曰甲惡于此冬日則寒夏日則暑衣無惡乎甲者贊也貧故衣惡

夫大王富貴無敵而好衣民以甲意者為其義邪甲之事兵之事也刈人之頸刳人之腹隳人之城郭刑人之父子也為其實邪苟慮害人人亦必慮害之苟慮危人人亦必慮危之之二者臣為大王無取焉荆王無以應

呂氏春秋

新序楚人有獻魚楚王者曰今日漁獲食之不盡賣之不售棄之又惜故來獻也左右曰鄙哉辭也王曰子不知漁者之仁也蓋聞倉粟有餘者國有餓民後

宮多幽女者民多曠夫餘衍之蓄聚于府庫者境內多貧寡人聞之久矣未能行也漁者其以此喻也于是遣使恤鰥寡存孤獨出倉粟發幣帛去後宮不御者以妻鰥夫楚民大說鄰國歸之家語獻魚孔子畧同

楚夫人傳　鄧曼 武夫人

鄧曼武王夫人武王四十二年 桓十三年 莫敖屈瑕伐羅鬬伯比請濟師王辭焉入告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

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于蒲騷之役（十一年瑕敗鄖于蒲騷）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王使賴人追之不及屈瑕大敗于羅瑕縊于荒谷羣帥囚于冶父以聽刑王曰孤之罪也皆免之五十一年（莊四年）王伐隨將齊入告鄧曼曰余心蕩（將授兵于廟而志意動散也）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

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于行國之福也王遂行薨于樠木之下左傳

息嬀文夫人

息嬀陳女也息侯娶之蔡侯亦娶于陳文王六年莊十年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賔息侯聞之怒使楚伐息息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從之伐蔡以蔡侯歸十年莊十四年蔡侯繩息嬀以語王繩譽也王如息以食

入享遂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息嬀未言未與王言

王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

王遂伐蔡入之

呂氏春秋楚王欲取息與蔡乃佯善蔡侯而與之謀

曰吾欲得息奈何蔡侯曰息夫人吾妻之姨也吾請

饗息侯與其妻而與王俱因而襲之楚王因與俱遂

取息旋舍于蔡又取蔡列女傳楚伐息破之虜其君

使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宮楚王出遊夫人出見

息君曰人生要死而已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遂自殺息君亦自殺楚王賢其守節以諸侯之禮合而葬之　按息嬀實未死大車亦非其所作說謬

王甍成王即位六年莊二十八年令尹公子元欲蠱之為館于其宮側而振萬焉萬舞也息嬀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令尹不尋諸仇讎而于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元遂伐鄭既歸而處王宮欲遂蠱之鬬班殺元左傳

鄭二姬 成王妾

鄭二姬者文芈女也成王敗宋于泓歸文芈勞王于柯澤王入享于鄭享畢夜出文芈送于軍取二姬以歸左傳

莊夫人 樊姬附 秦嬴共夫人附

莊夫人氏不載左傳共王之母也共王二十七年襄九年王伐鄭夫人甍王未能定鄭而歸左傳

列女傳莊王好獵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王改過勤于政事王聽朝罷晏姬下堂而迎之曰何晏

也王曰與賢者語不知饑倦也姬曰王之所謂賢者何也曰虞邱子也姬掩口而笑王曰何也姬曰妾執巾櫛十一年遣人至鄭衛求美人進于王今賢于妾者二人同列者七人妾豈不欲擅寵哉不能以私蔽公虞邱子相楚十餘年未嘗進賢退不肖妾之所笑不亦可乎王以告虞邱子虞邱子避舍使迎孫叔敖而進之叔敖治楚三年莊王以霸

秦嬴秦景公妹共王夫人也共王三十年襄十二年歸于我

我使公子午聘于秦為夫人寧左傳

平夫人太子建母　嬴氏昭王母　昭夫人

平夫人鄖陽封人之女也平王在蔡女奔之生太子建及即位為建聘于秦費無極勸王取之平王六年昭十九年嬴氏至自秦立為夫人使陽匄聘于秦明年太子建出奔建母歸于鄖十年昭二十三年建母自鄖名吳人而啓之吳太子入鄖取建母與其寶器以歸

吳越春秋吳王僚遣公子伐楚大敗楚師因迎故太

子建母于鄭鄭君送建母珠玉簪珥欲以解殺建之過

嬴氏生子壬是為昭王左傳

列女傳伯嬴者秦穆公女楚平王夫人昭王之母也吳入郢昭王亡闔廬盡妻其後宫次至伯嬴伯嬴持刀拒之吳王慙退舍伯嬴與保阿閉永巷不釋兵三旬　按秦穆距楚昭殊遠且昭王出奔取妹畀我以出焉有母在而故委之乎公穀並有妻母之文其不

及左氏遠矣

昭夫人越女也生子章是為惠王白公勝之亂刼惠王如高府圉公陽大夫穴宫負王以如夫人之宫乃免左傳

列女傳越姬者越王句踐之女昭王燕遊蔡姬在左越姬參右王登附社之臺以望雲夢之囿觀士大夫逐者既驩乃顧謂二姬曰樂乎蔡姬對曰樂王曰吾願與子生若此死又若此蔡姬曰固願生俱樂死同時王顧謂史書之復謂越姬越姬對曰昔者吾先君

莊王淫樂三年不聽政事終而能改卒霸天下妾以為君王能法吾先君將改斯樂而勤于政也今則不然而要婢子以死豈可得乎居二十五年王救陳二姬從王病在軍中有赤雲夾日如飛鳥王問周内史内史曰是害王身然可移于將相將相聞之請以身禱王曰將相猶股肱也移禍焉庸為去是身乎不聽越姬曰大哉君王之德以是妾顧從王矣請先驅狐狸于地下王曰昔日之遊樂吾特戲之耳若將必死

是彰孤之不德也越姬曰妾聞之信者不負其言義者不虛設其事妾死王之義不死王之好也遂自殺王薨于軍中蔡姬竟不能死王弟子閭于子西子期謀曰母信者子必仁乃迎越姬子熊章立是為惠王

按傳惠王時夫人猶存死昭王前謬又救陳前二十五年亦不得為句踐之女矣列女傳昭王出遊留夫人漸臺之上而去王聞江水大至使使者迎夫人忘持其符夫人曰王與宮人約召必以符今使者不

持符妾不敢行使者曰水方大至還而取符恐後夫人曰貞女之義不犯約男者不畏死妾知從死者必生留必死然棄約越義而求生不若留而死耳使者取符水大至臺崩夫人流而死王曰嗟夫守義死節不為苟生處約持信以成其貞乃號曰貞姜

季芈 白公妻 貞姬附

季芈字畀我 服虔注世族譜以季芈畀我皆平王女

昭王之妹也昭王十年 定四年 吳入郢王取妹季芈以出

及奔鄖鍾建負季芊以從明年事寧王將嫁季芊季芊辭曰所以為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為樂尹左傳

列女傳貞姬者白公勝之妻也白公死妻紡績不嫁吳王聞其美且有行使大夫持金百鎰白璧一雙以聘以輜車三十乘迎之將以為夫人其妻辭曰白公生之時妾幸得執箕帚託為妃匹白公不幸而死妾願守其墳墓今王賜金璧之聘夫人之位非所聞也

且夫棄義從欲者汚也見利忘死者貪也貪汚之人王何以為哉妾聞忠臣不借人以利貞女不假人以色妾既不仁不能從死今又去而嫁不亦太甚乎吳王賢其守號曰貞姬

論曰泰誓數紂曰用婦人之言使用鄧曼之言其免羅辱乎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在所審爾息嬀事二夫而危二國振萬之侮有自來矣建母啓戎卒陷吳禍辟纑亡紀湢菅濟魯信乎怨讟之于人甚矣哉

楚逆臣傳　潘崇

潘崇大子商臣師也成王既立商臣為大子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崇曰若之何而察之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江芊者成王之妹也商臣從之江芊怒曰呼發聲也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崇曰信矣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成王四十六年文元年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王縊商臣立以其為大子之室與崇使為大師且

掌環列之尹官銜之官穆王十年文十一年王伐麇敗之崇復伐麇至于錫穴莊王即位崇使公子燮鬬克守而伐舒蓼燮克作亂死崇還左傳

楚亂臣傳　鬬宜申子西附仲歸

鬬宜申字子西為司馬事成王成王三十三年僖二十一年王執宋公以伐宋使宜申如魯獻捷三十八年僖二十六年宜申及成得臣滅夔以夔子歸宋叛我冬及成得臣伐宋圍緡四十年僖二十八年及成得臣及晉師戰于城濮我

師敗績初范巫矞似謂成王及成得臣鬬宜申曰三君皆將强死及是王思之使止成得臣曰母死不及止宜申宜申縊而縣絕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為商公沿漢泝江將入郢王在渚宮下見之懼而辭曰臣免于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于司敗也王使為工尹（掌百工之官）

穆王九年（文十年）宜申又與仲歸謀弒穆王王聞之殺宜申及仲歸仲歸字子家（左傳）

鬬克　公子燮（鬬緡　鬬椒附）

鬬克字子儀鬬氏族公子燮羣公子也鬬克初為申公成王三十七年（傳二十五年）秦晉伐鄀（秦楚界上小國）克及息公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戍商密（鄀別邑）秦人過析（楚邑）隈入而係輿人（入隱蔽之處係縛輿人詐為克析得其囚俘）以圍商密昏而傅焉宵坎血加書僞與克及屈禦寇盟者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乃降秦秦囚克及禦寇以歸久之秦歸克（左傳）穆王薨莊王幼弱克為師公子燮為傅（國語）元年（文十四年）令尹成嘉大師潘崇將襲羣舒使克及燮守

而伐舒蓼克變作亂城郢使賊殺成嘉不克而還克變以王出將如商密廬戢黎誘之遂殺克及變初克囚于秦秦有殽之役使歸求成成而不得志公子燮嘗滅蓼求令尹而不得故作亂克之先有鬬緡武王克權使緡尹之緡叛圍而殺之遷權于那處使閻敖尹之及文王即位與巴人伐申而驚其師巴人叛我而伐那處取之遂門于楚閻敖游涌而逆文王殺之其族為亂巴人因之以伐我左傳

鬭椒子越椒　苗賁皇見晉傳

鬭椒又曰子越椒字伯棼一作伯賁鬭伯比之孫司馬子良之子也初事成王成王四十年僖二十八年城濮之役王使成得臣去宋得臣不可使椒請戰晉遂敗我師于城濮穆王八年文九年使椒聘于魯執幣傲魯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莊王三年文十六年庸人帥羣蠻以叛椒自石溪子貝名氏未詳自仞以伐庸遂滅庸七年宣二年晉侵鄭椒救之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次于鄭以待晉師

晉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若敖氏世為令尹姑益其疾乃去之令尹蔿呂臣卒鬬般為令尹椒為司馬蔿賈為工正賈譖般而殺之椒為令尹賈為司馬九年宣四年椒又惡賈圄賈而殺之遂處烝野將攻王王以三王之子文成穆為質焉弗受師于漳澨與若敖氏戰于臯滸椒射王汏輈及鼓跗著于丁寧鉦也又射汏輈以貫笠轂兵車無蓋尊者邊人執笠依轂而立曰笠轂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棼竊其二盡于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

敖氏初子良生椒其兄鬬穀於菟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穀於菟以為大慼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于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左傳

椒子苗賁皇椒死賁皇奔晉晉見晉傳

鬬成然子旗　薳居　許圍　蔡洧　常壽過

覲從

鬬成然是為蔓成然。然字子旗鬬韋龜之子也薳居大司

馬薳掩之族許圍許大夫蔡洧蔡人常壽過越大夫也

靈王之為令尹也殺薳掩而取其室及即位奪薳居田

遷許而質許圍蔡洧有寵于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

申之會常壽過戮焉王奪鬬韋龜中犨又奪蔓成然邑

而使為郊尹成然故事蔡公故薳氏之族及薳居許圍

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靈王十一年昭十二年王狩于

州來使蔡洧與丁守而行明年羣喪職之徒啟常壽過

作亂圍固城克息舟(楚邑)城而居之觀從者字子玉觀起之子也起之死也觀從在蔡事朝吳(故蔡大夫聲子之子)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棄疾之命名公子比公子黑肱及郊而告之情强與之盟入襲蔡棄疾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公子比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若與棄疾已盟者以示衆)已徇于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賊謂二公子)衆釋之乃奉蔡公棄疾召二子而盟于

鄧依陳蔡人以國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羮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遂殺大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為王黑肱為令尹棄疾為司馬使觀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師及訾梁而潰靈王縊于申亥氏觀從謂公子比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比曰余不忍也從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棄疾又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公子

比公子黒肱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為謀偽言殺棄疾以怨之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棄疾即位是為平王使蔓成然為令尹封陳蔡復遷邑名觀從王曰唯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為卜尹鬭成然子三辛懐巢成然既立平王王不知度而求無厭平王殺之使辛為鄖公以無忘舊勲昭王十年定四年吳入郢王奔鄖弟懐將弑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

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使天命將誰讎詩曰
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唯仁者能之
違彊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
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遂與弟巢以王奔
隨吳之入郢也以班處宮公子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槩
王欲攻之懼而去之辛聞其爭宮也曰吾聞之不讓則
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于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
焉能定楚十一年昭五年王入于郢賞辛巢及懷公子申

曰請舍懷也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左傳

國語公子申諫曰君有二臣或可賞也或可戮也君王均之羣臣懼矣王曰夫子旗之二子邪吾知之矣或禮于君或禮于父均之不亦可乎

白公勝　王孫燕　石乞　熊宜僚附

白公勝太子建之子王孫燕其弟也鄭人之殺太子建也勝在吳公子申欲召之葉公沈諸梁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公子申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為不利

舍諸邊竟使衛藩焉諸梁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爲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爲白公勝請伐鄭公子申曰楚未節也言國新復政令未節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勝自厲劍公子結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爲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公子申申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

用士以次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言若得自死我乃非人公子申不悛

淮南子屈建告石乞曰白公勝將為亂石乞曰不然勝卑身下士不敢驕賢其家無筦籥之信關楗之固大斛以出輕兩以內而乃論之以不宜也屈建曰此乃所以反也説苑屈建曰白公其為亂乎石乞曰白公所下士者三人與己相若臣者五人所與同衣食者千人白公之行若此何故為亂建曰此建之所謂

亂也以君子行則可于國家行過禮則國家疑之且
苟不難下其臣必不難高其君矣孔叢子墨子稱景
公問晏子以孔子而不對公曰問子而不對何也晏
子曰聞孔子之荆知白公謀而奉之以石乞勸下亂
上非聖賢之行也詰之曰楚昭王之世夫子應聘如
荆不用而反惠王立十年子西乃召王孫勝時魯哀
公十五年也夫子自衛反魯居五年矣白公立一年
乃作亂在十六年秋夫子已卒十旬矣　按孔叢子

說良是淮南二說亦誣屈建康王時人也列子白公
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孔子不應白公曰若以石投
水何如曰吳之善沒者能取之曰若以水投水何如
曰淄澠之合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人固不可與微
言乎曰何為不可唯知言者之謂乎夫知言之謂者
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
去言至為無為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已
遂死于浴室列子白公勝慮亂罷朝而立倒杖策錣

上貫頤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不忘哉韓非子同

勝謂其徒石乞曰王與二卿士（公子申公子結也）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勝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勝曰不為利諂不為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

淮南子市南宜遼弄丸而兩家之難無所關其辭說

苑齊人有子蘭子者事白公勝勝將為難告子蘭子曰吾將舉大事願與子共之子蘭子曰我事子而子殺君是助子之不義也畏患而去子是遁子于難也故不與子殺君以成吾義契領于庭以遂吾行新序白公將弒惠王及子西欲得易甲陳士勒兵以示曰與我無患不富貴不吾與則此是也易甲笑曰立得天下不義吾不取也威吾以兵不義吾不從也子將弒子之君而使我從子非吾義也子行子之威吾亦

得明吾義也逆子以兵爭也應子以聲鄙也吾聞士立義不爭行死不鄙拱而待兵顏色不變新序白公勝將弑王扳劍而屬之于屈盧曰與我舍子不與我必殺子盧曰子殺叔父而求福于盧也可乎為人臣者時生則生時死則死故上知天命下知臣道其有可劫乎子胡不推之勝内其劍

惠王十年（哀十六年）吳人伐慎勝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殺公子申公子結于朝而刼王公子申以袂掩面

而死懟于沈諸梁公子結抉豫章以殺人而後死石乞曰焚庫弑王不然不濟勝曰不可弑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勿從

淮南子白公勝得荆國不能以府庫分人七日石乞入曰不義得之又不能布施患必至矣不能予人不若焚之白公不聽九日葉公入發大府之貨以予衆出高庫之兵以賦民因而攻之十有九日而擒白公

勝欲以公子閭爲王閭不可殺之而以王如高府葉公沈諸梁與國人攻勝勝奔山而縊其徒微之（匿其尸也）生拘石乞而問勝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克則爲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勝弟燕奔頯黄氏（左傳）

韓詩外傳楚有士曰申鳴治園以養父母孝聞于楚王召之申鳴辭其父曰王欲用汝何謂辭之鳴曰何舍爲子乃爲臣乎其父曰我欲女之仕也鳴曰諾遂

之朝受命王以為左司馬白公之亂鳴以兵之衛白公謂石乞曰申鳴天下勇士也今將兵為之奈何乞曰吾聞申鳴孝刦其父以兵使謂申鳴曰與我則與子楚國不與我則殺乃父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則父之子今則君之臣已不得為孝子矣安得不為忠臣乎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王歸賞之鳴曰受君之禄避君之難非忠臣也正君之法以殺其父非孝子也若此而生亦何以示天下之士哉遂自刎而

死新序白公之難楚有莊善者辭其母將往死之其母曰棄其親而死其君可謂義乎莊善曰吾聞事君者内其禄而外其身今養母者君之禄也身安得無死乎遂辭而行比至公門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矣何不返曰懼者吾私也死義吾公也君子不以私害公及公門刎頸而死

論曰性善之言聞諸子輿子若鬬椒白公者所禀匪天耶豺狼性成噬人而死寧有塈乎子文前識有符于叔

向之母噫天覆厥宗是生狼子若敖羊舌之衰也然克黃繼世而食我自叀羊舌之鬼其真餒乎觀從石乞助亂之賊使委身於正其材具皆可觀惜也語曰至白不緇皦皦乎市南宜僚之貴矣

楚叛臣傳　屈巫（即巫臣　附狐庸）

屈巫字子靈屈氏族是為巫臣也為申公初事莊王莊王十七年（宣十一年）冬王伐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巫臣曰師人多寒

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傅于蕭蕭潰初莊王之討陳夏氏也欲納夏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公子側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夭子蠻（鄭靈公也夏姬之兄殺死無後）殺御叔（夏姬之夫亦早死）殺靈侯（陳靈公）戮夏南（夏姬子徵舒）出孔儀（孔寧儀行父）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也

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公子側乃止王以與連尹襄老襄老死于邲不獲其尸其子黒要烝焉巫使道焉曰歸吾聘女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詐言襄老之尸可得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巫對曰其信知罃之父荀首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荀林父之季弟也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戌甚愛此子其必因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邲之役楚獲知罃晉射公子穀臣與襄老之尸以歸鄭人懼于邲之役而欲求媚于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歸巫

聘諸鄭鄭伯許之共王二年成二年將伐魯為陽橋之役使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盡室以行及鄭使介副使也反幣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郤至以臣于晉晉人使為邢大夫公子側請以重幣錮之王曰止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葢多矣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于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初圍宋之役也在宣十四年師還公子嬰齊請取于申呂楚二

邑以為賞田王許之巫臣曰不可此申吕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吕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公子嬰齊是以怨巫臣公子側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側亦怨之共王即位嬰齊側殺巫臣之族子閻子蕩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黒要而分其室嬰齊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側取黒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公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惏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于奔命以死巫請使于吳晉侯許

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九乘為小偏十五乘為大偏葢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乘令吳習之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于吳吳使伐楚伐巢伐徐嬰齊奔命七年成七年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嬰齊自鄭奔命嬰齊側于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于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于上國八年成八年晉使巫如吳假道于莒與渠邱公立于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

以我為虞對曰夫狄馬思啟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况國乎明年公子嬰齊伐莒莒城惡衆果潰左傳巫終于晉卒不復

楚嬖臣傳　費無極　鄢將師

費無極鄢將師者楚之嬖臣也無極為大子建少師將師為右領並事平王蔡大夫朝吳有功于平王王寘諸蔡無極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于蔡子亦

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于難平王二年昭十五年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為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伍奢為大子建師無極為少師無寵欲譖諸王六年昭十九年無極逆建妻于秦勸王取之是年夏王伐濮無極言于王曰

晉之伯也邇于諸夏而楚僻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大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説從之明年無極言于王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為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使司馬奮揚殺大子建建奔宋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名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為患王使名之伍尚歸皆殺之蔡隱大子之子東國者蔡侯朱之叔父也八年昭二十一年蔡侯朱來奔無極取

貨于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于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于我王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其子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大子其子與君同惡（平侯東國並隱大子之子）（蔡侯朱平侯之子也靈王殺隱大子平侯與公子比殺靈王故言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無極與鄢將師比而惡郤宛昭王元年（昭二十七年）無極譖之于令尹囊瓦曰宛將為子不利囊瓦召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

郤氏且埶之郤宛自殺盡滅郤氏之黨殺陽令終陽令尹匄子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大夫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于國曰鄢氏費氏自以為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囊瓦病之秋九月囊瓦殺無極與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左傳

論曰詩云哲婦傾城又曰取彼譖人投畀豺虎信矣二者之禍人深也然而徇國徇身世孰聞之曾不如夏姬

無極踵亂連禍若此其酷也天子蠻殺御叔弑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叛巫臣斃黑要妖淫之宗也翦朝吳出蔡侯朱逐大子建殺連尹奢夷大夫宛險詖之叢也跡其歸則譖人厌滅而哲婦令終何耶

尚史卷六十一